

生之態

——大鬼湖劄記之一

文、攝影◎陳玉峯

闊別25年又38天後，我重回卡達阿濫湖畔。

同行「綠林好漢」之一的文祥，特地為我紮營在西岸水濱，朝向冬陽出躍的方位；雙人帳的拉鍊一打開，湖面上下對稱的朝陽將盡收眼底，而且，帳棚上方右斜的樹枝，尚可充當前景，相機隨便一按也成圓滿。

文祥的用心，水精靈也體會。2008年12月29日清晨5時，霧雨驟急、敲響外帳，權充叫床的鼓手，但前後僅只2分鐘。探首帳外，天地仍然一片漆黑，而湖面以全反射的偏光，鋪陳熒熒鏡面，時而彷彿同時空凝結的星光大道，誘人前往，難怪巴龍公主與蛇王的神話裏，牠們是在湖心隱沒的。即令死亡，合該是瞬息的浪漫。

6點10分至13分鐘之間，是暗夜終結、曙光將現的大翻轉，或說黎明女神「烏舍」的金車預熱期；6點18分，地面物體依稀可見，但天空佈滿灰雲，只在山稜接天處透露幾處天機。接下來的9分鐘，視野的變幻殆在湖面出演，由山林倒影與波光蛇舞擔綱，以超越默劇的無窮張力，操演華藏世界與非世界的太初以來所有的舞台密碼，「我的」十八識田中也參與其中，直到感官會意過來，鏡面上下業已採抹大片紅暈。忽然，我似乎了悟我出生「那刻」，或其前後的混沌狀態。過往，常聞人之將死的彌留時段之謂「中陰」，可我未聞人之將生究竟是何等況味？前者以一生的閱歷、記憶的庫存，駁同將斷未斷的神經傳導，必有無窮的組合與亂碼；後者以物質堆、母體的生理律動，以及「本質心」的原初態，抓不到思想、言語符號可資傳輸，卻是最最真實的莫以名狀。

常識及經驗告訴我，大鬼湖佈滿積雲這天的日出時刻，是落在6點33分前後，它是由雲層紅澄、澄紅到熾白的色系來指示。然而，巴攏公主卻賦予我嶄新的體悟與感受。原來，觀日出最最菁華的時段是在第一道曙光之前的20分鐘內，也就是《梨俱吠陀》中，烏舍展現神通的那一幕，但大晴天根本難以察覺，下雨天則關閉天帳，只有高積雲滿天的日子，「無明」才洞然大開。

連帶的，我似乎懂得南亞原住民達羅毗荼人的抽象觀念「業」及「輪迴思想」的本源，係來自人地關係的深層結構，以及為何雅利安人的婆羅門全盤接納它，乃至於佛教將之演繹為「三世兩重因果」的因緣論，或說「前世今生」的神秘體悟，雖然，我在落筆時那種感覺早就無影無蹤。

原來我沒想什麼，所以我有感覺，但未察覺：人一起心動念，心的作用就成跛腳或殘缺。

觀日出及早餐之後，麥導的訪問，我處於恍惚中，因為我的眼界一直被左側澹澹湖面所牽引。打從我有高地湖沼的印象以來，湖沼便是心目中，天文與地文的介面或靈媒，而大鬼湖是最深邃的地眼，也是群星、精靈、野動照鏡子的處所，更且，它跟我25餘年前的記憶沒有異樣，截然不同於絕大多數30餘年來我所調查過的地區，景物殞滅或變遷直是目不暇給。如果我們有個家，一個永恆似的家，無論何時你歸來，永遠給你無常的有常，也讓你了知有常的無常，我相信我們才算是土地的子民，靈魂也才稱得上具有一脈根系。

科學理性上當然我理解，台灣的地眼隨時有開有閉，然而，莫論前世只問今生，今之大鬼湖的湖齡，我估算至少也有1萬5千歲；假設今後完全沒有劇烈的地變，也無頻繁的火劫，它將在3千餘年之後，老化為今之旁側兩小湖的格局，且在7-8千年後完全閉合成森林。換句話說，這個世外桃源尚可庇蔭台灣人大約200-300代。



我也必須不厭其煩地再度點出，大鬼湖地域的前世，正是現今高、屏平原台灣人家業的基盤，以及活水源頭。來到此一古地形，後代子孫仍可參悟台灣島的生之態，就像我今日微不足道的證與悟。以下，復解析其命盤。

攤開台灣地圖南段，自南台首嶽的關山(海拔3,666公尺)，連結卑南主山(3,293公尺)–石穗頭山(2,555公尺)–歡喜山(2,326公尺)–霧頭山(2,735公尺)–北大武山(3,090公尺)，你會發現，將可劃出一條直線，這條直線正是台灣造山運動所形成的原初脊樑，上述山頭誠乃硬頭的堅持者，坐守數百萬年來的崗位。然而，卑南主山到石穗頭山約17公里的段落，東台鹿野溪上游向源侵蝕的力道略強過西台荖濃溪的支流，因而東部向西部現今至多只搶奪了3公里的橫距；石穗頭山至霧頭山約23.5公里的段落，北界濁口溪的支流，以及中南段隘寮溪的上游，聯手發揮了台灣有史以來最大的河川襲奪，向東侵略最深達約10公里，也就是說，以石穗頭山至霧頭山的中點為圓心，向東挖出半徑約10公里的一個不甚規則的半圓，原本屬於東台約150平方公里的山地，硬生生地

被西部佔領矣！而且，伴隨著東侵，此半圓以西的山地不斷地崩蝕、矮化，大量的土石隨著水流下注，填充成高屏溪下游的沖積平原。


這一東侵的半圓形邊界，北端即逢拜山與大鬼湖；中段即大埔山及紅鬼湖；南段即知本主山與小鬼湖。因此我說，三鬼湖地域誠乃高屏人的「地基主」，且其在冬乾季節收集龐多的水源，擔任高屏溪水最不景氣時段的供應者。

以上所闡釋的地體「生之態」，乃地文與天文的交互作用，時程以數十、百萬年為計；遲至數千年以降，魯凱的老祖宗們體會地文與地變，諄諄垂訓故而禁忌流行，且到晚近，適將三鬼湖地域確立為祖靈崇拜與圖騰奉祀，終於補足人文的懸缺，從此三才並濟，完成土地倫理的標準楷模，且子孫世代奉行。

至於現今前往大鬼湖路徑，以斷崖崩壁、險巖重阻為特徵，泰半並非此山區的生之態，而是近30年內文明暴行的傑作，是人的變態所造就。

1983年筆者首度叩關大鬼湖並非取道多納林道，而是南方的沙溪林道，因為前者尚未貫





通。1980年代中葉，多納林道開鑿至25K，林道上下約2百公尺的原始森林慘遭殲滅，而土地公一旦蒙塵，原初地體脆弱的本質猛然曝露，巴攏公主震怒，歷代祖靈騷動不安；而林道切斷山坡基腳，加以好不容易才發育出的林木、地被遭受剷除，故而山體蝕解，形成今之開腸破肚、地肉潰決。所謂「好漢坡」，即自登山口上溯稜線的陡峭山壁，坡度時而直逼50-60度，數處滾石區尚見昔日運材索道的鋼索，見證違法亂紀、傷天害理的伐木暴行。

依據魯凱麥告知，1970年代霧台嚮導帶領山客進入大鬼湖地區，動輒數十、百人，無論先前從沙溪林道入山，或1980年代中葉改道多納，1996年之前，「五嶽·三尖·雙鬼湖」正是炙手可熱的山區西門町。賀伯災變以降，開礦及伐木道路大致停擺，登臨難度加高，加以地變頻繁，一般岳界視為畏途，故而巴攏公主稍得安息。此度前來，祂賞賜于我不尋常的日出大禮。

營帳前我坐西向東，盯視著湖對岸背倚著的小小土埕，竟然就是現今中央山脈的脊樑段落之一，我知道此稜東北，4公里餘之遠，蘊藏著全球最龐大的活化石台灣杉(*Taiwania*)族群，至少萬餘株參天古木，張羅著百餘年來科學界尚未揭開的奧秘。其實，該地還是巴攏公主在東台最平緩的後花園，其形成的機制與大鬼湖地域雷同。台灣杉之所以大集團存在，公主告訴我，乃拜東台終年恆保特濕的大氣、快速崩塌的地體，以及紅檜勢力較薄弱之所致。

以上，我大致將巴攏公主的天機洩漏綱要，祂要我隨緣佈其道。至於大鬼湖山徑如何，行前、行走間我未曾想過，只在返家後發現，5根腳趾頭有3根指甲下一片瘀血墨黑，而手掌裏背的傷痕，近似於梵谷的印象筆觸；還有，回程時，同行扛著腳架的夥伴墜崖，我率先搶救的是那根重約5公斤的大腳架。●

((生態——大鬼湖別記之二) 將於下期刊登，敬請期待)